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王雲五主編

老子本義

魏源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子本義

魏源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義本子老

著源魏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 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LAO TYŪ

BY WEI YŪ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老子本義

論老子

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閤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闢。何與無爲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雌。爲下。

爲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斂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義皇矣。卽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義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躍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

子姓有不能同。故忠實文皆遜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實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啓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旨。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追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斲珣爲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爲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寶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義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冲指遂。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澁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卽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

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闡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羹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

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鼐。又各以意合併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傳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傳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他滴玄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稱孔子楊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鄙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沛爲潁水潁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相縣遺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潁間云云尤爲詳備潁屬音之轉也曲又屬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遺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潁間云云又逕潁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

仁里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也俗本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蓋伯玉老子聃子座是也匹夫無諡聃又非諡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大沛者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如之轉爲弋歟彭城近沛意聃常居之故曰老子彭猶展禽稱柳下邪然則邢昺疏稱老子彭即老子非無因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朱子曰：或謂老彭即老子，余嘗亦疑此，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逸而不作信老子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陳漢曰：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問之中。老子修道德，其而寓規之之意，老子知之，故言去子之驕氣云云也。然孔子方虛心請教，何驕之有乎？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雄傳言老聃者虛無之言兩篇即史記所
子爲經勅朝野通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德經之異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臆造非
古故今惟分上下篇及第幾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衆多垂杜光庭謂後人或
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數十尤不可不審擇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導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
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
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
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萊子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左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
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稱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聃耳垂也又云聃耳大垂也聃義
呂覽老聃作老聃皆其明證鄭康成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師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考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
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御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上天老
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
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
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
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擔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

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効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跋

桐廬袁昶

壺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俾道揆法守。鹽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浮湛害世教。當入之倭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深根寧極爲體。以藏器待時爲用。雖異於六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莫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傅奕之徒。皆無繇觀其深。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敍次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氣。老詘儒。孝武太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詘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留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墨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善能因敵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天下之術。爲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清靜沖慎之本政。中含堅忍蟄伏凝固縱橫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審幾一發。當者百碎。迴眎宰制之主。專氣致柔。冲兮萬物之宗。固返一不見其有爲之轍迹也。故未流爲法

家爲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遠。老子之道。常居陰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與莊列之澡練神明。影搖出世者。指絕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術也。箋注無慮數十百家。明祖注本未見。然明祖用老而流爲申韓之毒。正誤解。聖人不仁。蜀狗萬物句耳。罕有掣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君之綱等數條。具見本原。爲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蒿庵亦有微指。近儒俞曲園解老。長於訓詁句讀。道咸間。迺有邵陽魏氏爲之本誼。裁翦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獲。所得較多。予旣因楊仁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藏中。曩復倩方君孝閻。逡錄魏氏注。己亥春。刊始竣。不佞北來匆匆。未及詳斟譌敎。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未得一效。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違壺公師之正論。第悼注家心知其意者實渺。是注頗有疏導盪滌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此篇因難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子毀宅瓦礫中尋得兩紙係先人手點改者今謹補刊并依原點加六圈爲壬寅十月不孝梁肅敬識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尚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照煦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督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卽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

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微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作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顧歡及龍興傳，奕本六相，難易相成，長短相形，與傾韻不協。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作而不爲，始畢，玩謂辭始聲通，以此致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